

二姑娘贾探春

戴萦袅

《红楼梦》中，三姑娘探春是贾府里资质过人、性格鲜明的出挑女子，她生于三月初二，毗邻上巳节，惠风和畅，乃修禊、游春的大好日子，故名“探春”，名字娇美又不落俗套。

探春无疑是书中和风筝最有渊源的女子，印象深的是三姑娘的判词：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曹雪芹在判词里惯用象征、谐音等手段，暗示所言女子的身份，而清明的习俗之一即为踏青，与探春的名字正相合。清明还有另一风俗——放风筝、消晦气，那美丽光艳，却失魂落魄般飘飘浮荡的风筝，成为探春命运的写照。

书中有两个场景提到风筝，都与探春有关。一是元宵节探春作了谜底是风筝的灯谜，令她的父亲感觉到悲兆。另一个场合是三月初五，探春和一帮红楼的女儿们在园中齐放风筝。

宝玉生日那晚，大家围桌掣花签玩，探春抽到了杏花花签，上题“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她的风筝是凤凰风筝，可飞来一个富贵的凤凰风筝，又有一个带响鞭的喜字风筝和她的风筝纠缠在一起，最后一同离去。喜字风筝似乎喻示着探春离家远嫁的宿命，看似光鲜体面，实则去国离乡，有家难回，倍感凄零。

至于另一只凤凰风筝，有说是代表迎春，迎春被封为贤德妃，也算嫁得贵婿。判词暗示她不得善终，其中一句“荡悠悠，把芳魂消耗”，倒也符合风筝飘零的形态。不过，这风筝也许和王熙凤也有渊源。

王熙凤的名字和《金陵十二钗正册》里的图像，都是凤凰。此外，凤姐美艳精干，当过家，才干手腕令刁奴们心服口服，凤姐的抱病和受到冷落，以及探春的远嫁，都使贾府的颓败一发不可收拾。

那凤凰风筝兴许还有另一层含义。《诗经》以“凤凰于飞”比喻婚姻美满，萧史、弄玉在凤凰台上吹箫引凤的浪漫传奇，引得无数骚客讴歌，“凤穿牡丹”的图案，更是在民间广受欢迎，常见于铜镜、架子床和刺绣这些“闺阁”物件中，寄托着对夫妻和美的期盼。

凤凰这意象是幸福的象征，风筝又是无数才子佳人故事里牵引相思的桥梁。两个凤凰风筝相挽，后来又飘来个喜字风筝，三只风筝一齐搅断线离去，也许正是预兆着探春虽有波折，但得善终的姻缘吧。

养在姥姥家，说是准备送人，两只小猫刚满月，印象中都是“鸳鸯眼”。刚来时雪白雪白的，脖子上还系着红丝带，然而却闹腾得很，没两天，毛就滚了一层灰，没来时好看了，而且它们还总是袭击我的两只“爱兔”，因此为我不喜。

对于猫，即便不喜，我还是不忍心下手去打，我还是感于它们的“媚态”而不自知吧。然而我是倾向于给猫做绝育手术的，毕竟如今的居住环境

一段落。2007和2012年，文史馆又和商务印书馆、海盐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祖父诞辰140、145周年纪念座谈会，会议简朴而隆重，着重在学术研讨，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特别是多位年轻学子撰写了水平较高的论文，十分可喜。我近年来撰写的张元济研究文章，在文史馆帮助下，汇集成册，出版后在关心这个课题的朋友中流传。

去年，文史馆在筹备第三届敬老崇文论坛时，编研室主任沈凤德先生提议我写一篇关于张元济的道德品格方面的文章，不仅符合论坛主题《传统

文化与道德建设》，而且把张元济的道德和人格传承下去，很有现实意义。那时我正要去美国探亲，好在可以通过互联网与文史馆取得联系，需用的参考资料随时由他们发过来。终于在论坛举行前写成论文《律己、敬业、爱国——张元济先生道德风格初识》。我倒是觉得，一位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一定有他的人格和道德力量作为支撑。

文史馆有着尊老崇文的优秀传统。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



仿吴湖帆山水 (中国画) 李明耀

鲁迅先生是仇猫的，还承认自己有“虐猫”之举。他的仇猫大约有三点原因，一来猫喜欢慢慢折磨弱者，二来猫有一副媚态，三来便是“配合”的时候嚎叫，嚷到令人睡不着。然而鲁迅写“仇猫”，在当时实是“指桑骂槐”，我们且不去追究。我如今要说的“猫仇”，却是此“仇”非彼“仇”。“仇”字可读作 qiu，在古代最早指的是配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是可以写成“好仇”的。

这家来配猫，而生出来的小猫不管美丑，总能送出去。

姥姥家曾经养过一只毛色黑亮四蹄雪白的公猫，样子极为英俊。我见过它一张大约摄于三十年

猫仇

钟菡

前的照片，卧在沙发上，双目炯炯有神，颇有股老绅士范儿。据说当年求它去配猫者几乎把门槛踏平，其后代一时间遍布全镇，可谓猫界之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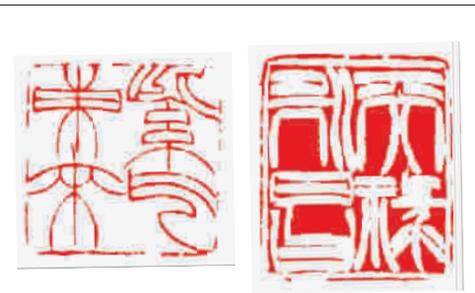
波斯猫和土猫的杂交种，山东叫“二窜子”。姥姥家养过一只公猫，毛较长而软，头顶和背是黄的，白脸白肚皮，算是“窜”得比较好看的，然而胆子非常小。有一次姥姥在院子里发现只奄奄一息的小老鼠，大概是别的猫玩剩下的，就用火钳夹了给它看，结果它翘翘翘地想

要逃走，腿都不听使唤了，疑心已被吓傻。

傻归傻，由于模样好看，也是有不少人来配猫的。有次同时送来两只供它选，两只都是土猫，但一只是一只三花猫，毛顺脸俊身材好，另一只黑不溜秋瘦巴巴的。“二窜子”花瘦果然就选了第一只，对另一只则完全不理，只得又给送回了娘家，想来猫跟人的审美是有共通之处的。

还有一种“窜”得更好看的，周身雪白，只有头顶一块乌黑，这种猫有讲究，叫做“雪中送炭”。倘若一窝猫中有一只“雪中送炭”，必定是争相求之。而更难得的是一只“鸳鸯眼”，也就是一只眼睛黄，一只眼睛蓝，据说还有一只眼红一只眼绿的。“配合”出这种猫来，大约要一黑一白两只猫来碰运气。姥姥家养过一只黑猫，生的最后一窝小猫里就有只“鸳鸯眼”的“雪中送炭”，极是难得。然而，母猫误食了毒老鼠一命呜呼，撒下几只小猫尚未断奶，只好匆匆送了人，那只“雪中送炭”也许就这么夭折了吧。

在山东有种比较名贵的猫，叫做“临清猫”，最早也是波斯猫和土猫的杂交，但叫出了名堂，与普通“二窜子”便是“门第有别”，再想要“配合”，就得看血统了。我小时候有亲戚买了一对寄



紫气东来 天禄永昌 袁慧敏 篆刻

七宝三题

褚建君

蒲汇塘边听鹤唳，新亭旧寺尽悲摧。游人不识云间陆，常过石桥沽酒来。

红尘深院锁金桂，秋水蟾宫看睡莲。此处时光如隔世，一双古树已千年。

曾听老街秋夜雨，声声紧凑似琵琶。烟波万里从此别，欸乃桨声留我家。

我们家三代人都与文史馆有缘，这是文史馆的一段佳话，沈祖棻馆长如是说。

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1953年成立起，就被任命为馆长，直到他1959年去世。他虽然年事已高，无力办理馆内日常行政事务，但坚持古籍版本研究和诗词创作，为践行文史馆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身体力行。他的《宋本金石录跋》《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二十首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这些作品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改革开放以后，多位专家学者和我的父亲张树年先生一起思考着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张元济的资料收集起来，然后研究他的生平、事业、思想和学术成果。其时，父亲已是古稀之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他精神焕发，全身心投入，做了大量文字工作。不久，他被聘为文史馆馆员，而祖父留下的文字，包括诗文、日记等也陆续出版。资料的发掘，推动着张元济研究的深入。1992年，在我的家乡浙江海盐举办了一次纪念张元济先生的学术研讨会，文

史馆王国忠老馆长亲率部分馆员和机关干部与会，和到会专家一起研讨，相互切磋，相互启发。王馆长还带来了馆员、著名画家颜梅华先生创作的水墨画张元济肖像，成了会场上一大亮点。为了永久的纪念，徐福生馆长接任后，邀请馆员高云龙等雕塑家制作一座张元济铜像。他们多次来我家，和父亲一起研究祖父的照片。现在铜像安放在馆大

文史馆与我家三代人

张人凤

楼花园的草坪上。我多次和友人在那里拍照留念，心情特别愉快。

我退休后在2005年被光荣地聘为文史馆员。记得作为新馆员第一次参加文史馆活动时，吴孟庆馆长就问我，哪一年是你祖父整十周岁的诞辰，我说2007年，他马上记年，并把纪念活动列入工作计划。那时老一辈们已相继离世，我接手了父亲没做完的事，进一步收集祖父存世的文字资料，编成《张元济全集》10卷；又和友人柳和城兄合作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先后出版，两项张元济研究的基础性工程遂告

儿时最大的口福，是吃龙虾片；最大的眼福，是看动画片。眼福中的极品，是《大闹天宫》。从小长到大，从大活到老，我曾多次做到边吃龙虾片、边看《大闹天宫》的美梦。

我爱孙猴子，爱看他把一根金箍棒舞得车轮也似，直捣黄龙；爱看他把几根毫毛吹成无数化身，痛宰对手；爱看他自称“老孙”、“孙爷爷”，仰天一口一个“玉帝老儿”时的狂样。每当他洗劫蟠桃会、狂啖老君丹、大战二郎神、打塌凌霄殿，我总会心头欣欣，身上跃跃，直至呼吸急促、青筋暴出。我是一个文静腼腆的男孩，为此经常得到大人的夸赞；而本能的桀骜和暴烈，居然在青春抵抗期来临之际、在自己都不知情的状况下，因看《大闹天宫》而作着一次次没有行为的预演。孙猴子与天兵天将恶斗时的配乐，同样让我血脉贲张。那是京剧的锣鼓点儿，响亮而又密集，震耳更是摄魄。儿时的我对看京戏毫无兴趣，但听打斗锣鼓则不反感，以至于三十多年过去，每次看京剧《闹天宫》，我的眼中看着演员打斗，脑内全是每秒二十四帧的图画。

我读的第一部古典小说，自然是《西游记》。在街道图书馆的一隅，一个四年级小学生曾一连坐了七八个下午，每次都望着太白金星回家，一路想着这老道兄哄孙猴子上天当弼马温的情形。大闹天宫后，大圣成了悟空，猴子成了行者，有唐僧带着师弟取经去了。虽然故事仍然精彩，我却隐隐感到有些怅然。因为悟空有些怕了、有些担忧了，有一回居然还哭了。他的法力小了，从前真正的对手只有二郎神一个，如今随便哪一个畜生，只消有些来历有点法宝，都能狠狠折腾他一下子。我想悟空变弱的原因，是因为他没了自己、却有了牵挂——有德但无趣的唐三藏，有趣但无行的猪八戒，有行但无用的沙和尚，都是他要关心、要照顾、要保护的。

我读的第一句古体诗词，便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读的第一篇学术文章，题目作者记不得了，但肯定是论《西游记》主题思想的。写孙猴子的诗词少，谈《西游记》的言论多，不但不多，而且经常会变。十几岁时讲阶级斗争，我被告知石猴是农民起义的首领，《西游记》写的是封建王朝残酷镇压革命；二十几岁时兴个性解放，我被告知老孙是一位追求自由的青年，《西游记》通篇说的是他如何排除万难最终实现理想；三十几岁时流行性心碎，原来大圣干脆就是一股勃勃的情欲，那条金箍棒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我每次都曾五体服膺，每次都曾深信不疑，但每次都像电脑硬盘一般被后来的文件覆盖、重写。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又被告知《西游记》本质上是部家庭戏，悟空从单身汉到拖家带口，从此失去了自由。他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唐僧。

我猛悟到，原来孙猴子一路都在伴着我，伴着我从无知到有知、从无畏到有畏、从无法到有法、从无力到有气没力……我又悟到，若干年后，这个念头必将为别的观点覆盖和重写，它可能是旧的，比如佛；也可能是新的，尚未知。我更悟到，岂止是我，每个人的心中都活着一个孙猴子，它强大而又多变，不停地做动作、时时要改主意，总觉得把握不住，因而永远心神不定。

还是最爱前七回，最爱《大闹天宫》。

做来异石诞妖猴，毛脸又金眸。神力世无俦。棒起处、凌霄也愁。蟠桃零落，丹壶空寂，高会失觥筹。战退众貔貅。指天笑、今知俺否？

老孙大败十万天兵天将，指着混沌的苍天高叫道：“今知俺否？”而我呢，我知俺否？

《大常引》这支词谱，调子轻悠闲适，虽有些许波澜，但无惊涛骇浪。猴子本非万兽之王，更非天下之主，本该吃果果、挠痒痒，小打小闹、太太平平地过一生。这个另类，天宫闹了，西天去了，真经得了，佛也成了，还有什么不能平和下来的？

学术能让人不再单纯，艺术则能让人回归单纯。为此我抛下书刊，走进剧院。我情愿看京剧，情愿堕入艺术这一虽然繁复却不纠结的空间。台上的武丑，打着；台边的锣鼓，敲着；台下的我，看着……忽地，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孩子，那个大嚼龙虾片、大看动画片的孩子。

我哭了，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淌下来。我感到非常幸福。

这个神话，早已一步步变成了现实。那个美梦，则成了我一个人的神话。

宋朝的道山先生，在他所著的《道山清话》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北宋名臣韩琦在永兴任职时，有一天，一个幕官来拜见他，他仔细看了看那个人，便皱起了眉头，显得很不高兴，以后对那个幕官就特别冷淡，几乎都不和他说话。身边一个人见此情形，就瞅空问他：“那个幕官，您起初也不认识他，为什

视力好，就是看得准

唐宝民

么一见到他就不喜欢他了？”韩琦说：“我见他额头上隐隐有块肿包，想必是磕响头造成的。这样的人在危急时怎能倚仗呢？”韩琦通过那个幕官头上有肿包判断出他是一个惯于奉承、巴结讨好上司的势利小人，因而对这种奴颜婢膝行径极为鄙视，其对人性的洞察力可见一斑。